

魚

鱈



小 麦 史 詩

鯨

魚

——一个加利福尼亚的故事——

〔美〕弗蘭克·諾里斯著

吳 勞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Frank Norris
The Epic of the Wheat
THE OCTOPUS

A Story of California

本書根据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New York, 1924 年版本譯出

小 麦 史 詩

鯨

魚

——一个加利福尼亚的故事——

[美] 弗蘭克·諾里斯著

吳 勞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469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22 1/4 插頁 5 字數 456,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定价(6) 2.20 元

內 容 提 要

十九世紀末叶，在美国加利福尼亞州中南部，农庄主人們开渠的开渠，下种的下种，准备迎接大丰收。可是控制着全州經濟命脉的鐵路公司，象鱷魚似的把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擅自增加運費率及其名下的地产的地价，使小麦种植者都面临破产的危險。他們組織了联盟，企图跟鐵路托辣斯作斗争。双方终于发生了械斗，农庄主人們死的死，伤的伤，幸免的人們也都給弄得家破人亡。結果是新婚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孤独的母亲失去了兒子，善良的司机变成剪徑大盜，年輕的姑娘淪为街头神女。作者真实的描繪了一幅在独占資本的压迫下、庄稼人惨遭灭亡的惊人画面。

作者在書中插了一段大学生伐那来和小姑娘安琪儿恋爱的抒情插曲，闡明生命战胜死亡的真理，来陪襯那善良战胜罪惡的主题。

本書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先驅弗蘭克·諾里斯未完成的“小麦史詩”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他的代表作。

北 京 出 版 社



弗蘭克·諾里斯



“鯮魚”中各農莊地形圖

鯨 魚^①

杰克·倫敦

小麦啊，小麦啊，就在这里啦！那颗小小的种子早给播下了，在黑洞洞的土壤深处抽苗发芽，拼命蠢动，膨胀，一夜工夫，一下子冒出头来，到了亮光里。麦子露头啦。它就在他的面前，他的四周，什么地方都是，一眼望不到头，多得不可胜数。冬天的褐土上铺上了一层闪着微光的绿苗。播种的工作有了指望。大地是个忠心耿耿的母亲，她从来不失信，从来不叫人失望，这回又履行了她的诺言啦。^②

很久以前，我们这些西部人听说弗兰克·诺里斯有意写一部“小麦史诗”。无可否认的是，我们有很多人感到怀疑——不只是怀疑弗兰克·诺里斯的能力，而是怀疑人的能力，所有的人的能力。这个西部多么辽阔广大，多么支离破碎，多么没有定形啊！谁能抓住了它的精神和本质、它的光辉和奇妙，把它们明确而公正的概括在一本出版物里面呢？当然啦，如果我们这些熟悉西部的西部人没有信心的话，那是可以原谅的。

可是如今弗兰克·诺里斯做到了；在这机械文明时代，完成了一樁只限于生活在神人时代^③的人才能完成的伟绩；一

句話，唱出了那支“小麦史詩”。根据却尔斯·弗·勒密斯④的說法，“他加了一把勁。”

人們第一眼看到圣华基恩河流域⑤，总禁不住管它叫“赤裸裸的新地”。很显然，望出去没什么景色可看。一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中央，寥寥几个孤另另的农庄，沒有森林，人口稀少——除此以外，沒別的啦。而那些农庄里的人們，流着汗拚命苦干，一定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新人。看上去好象正是这么回事；可是諾里斯賦与了这片地和这种人以广度和深度。他不但深入了那片土地，深入了那盼着做母亲的、供給世界各国食粮的、热情奔放的大地深处；他也深入了这土地上的人的心房，他們單純，原始，习惯于比較簡陋的生活而引以为乐，受到了殘酷的虐待，怀着蛮悍的憤怒而咆哮不休。你不由得不对这些人，这些劳动人民和战士感到同情，并且对他們那种种弱点表示尊敬。因为，归根結蒂，諾里斯清清楚楚的說明了，他們的弱点可不是生来具有的。那是一种沒有組織的弱点，他們所代表的那种力量的弱点，他們是这种力量的一部分，就是那跟資本家的力量对抗的农业生产力量，跟金融家对抗的庄稼人的力量，跟企业巨子对抗的耕种土地的人的力量。

① 本書出版于一九〇一年，轟動全國。本文為倫敦寫的著名書評，原載印象雜誌一九〇一年六月號。

② 見本書第二部第二章末段。

③ 神人時代(heroic age)指古希臘特洛埃戰爭結束以前的時代，也就是荷馬史詩中所描繪的時代。

④ 却尔斯·弗·勒密斯(Charles Fletcher Lummis, 1859—1928)為美國作家，致力於美國西南部的歷史及風物的研究，著有作品多種。

⑤ 在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為肥沃的小麥種植地帶，即本書故事的发生地。

換了任何一個心胸不夠寬大、缺乏自發的同情心、沒有深厚的熱情的人，就不可能寫成鱒魚。詩人普瑞斯萊①，那個夢想家和歌者，是一個性格很複雜的家伙。單憑表面現象來看，他老實不客氣的就是埃德溫·馬根②；可是在他的心底深處，他却是弗蘭克·諾里斯本人。普瑞斯萊，在靜悄悄、熱火火的黑夜里，迷迷糊糊的摸索着大地的脈搏；普瑞斯萊，心坎里始終躍動着他那支偉大的“西部之歌”，可是它又始終躲避他，不讓他抓住；普瑞斯萊，一個勁的拚命探索他那“氣勢雄渾的六音步的詩句”的韻律——這個普瑞斯萊，要不是諾里斯本人——他痛苦難熬的想要解決鱒魚的創作問題，並且象我們這些西部人一樣，時不時感到懷疑——還能是誰呢？

人獲得知識的方法有兩種：從自己的體驗歸納而得；把別人歸納的所得據為己有。關於弗蘭克·諾里斯，你實在沒法不假思索下斷語。很显然，在他這部最偉大的新作品里，他毫不含糊的闡明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或者說得更優雅一點，從經濟觀點來解釋歷史。現在問題來了：弗蘭克·諾里斯是從別人寫的理論作品中獲得了這種從經濟觀點來解釋歷史的方法，然後來處理這鱒魚的創作問題的呢？還是天真未茁的來處理這個問題，通過了和那些強有力的社會力量的直接接觸，不由得不自己得出這種結論來的呢？這是個相當大的問題。他

① 普瑞斯萊為本書主人公之一，作者通過了他來發表自己的觀點。

② 埃德溫·馬根(Edwin Markham, 1852—1940)為美國詩人。一八九九年，在報上發表詩作倚鋤者（“The Man with the Hoe”），頓時聲譽鵲起，全國各地的報刊竟相轉載，哄動一時。該詩取材於法國畫家米叶的同名作品，刻劃一個備受壓迫的農民的形象，藝術感染力極強。

有一天肯告訴我們嗎？

諾里斯着力刻划的那段有关普瑞斯萊的思想转变过程，他本人也体验过嗎？普瑞斯萊終极的社会观大致是这样得来的：太平洋西南联合铁路公司的总裁兼老板雪尔格利姆，“把一只又粗大又有力的食指抵在桌面上，来加强他講話的語气，‘請相信我——首先——铁路是它自己修筑的。只消有“求”，迟早就会有“供”。台力克先生的小麦是他种植的吗？小麦是它自己种植的。他的作用算得上什么呢？是他供給力量的嗎？我的作用又算得上什么呢？铁路是我修筑的吗？当你談到小麦和铁路的时候，年輕人，你是在研究力量的問題，可不是人的問題。小麦是“供”。它必須运出去給老百姓吃。那就是“求”。小麦是一种力量，铁路也是一种力量，并且有一条規律支配着这两种力量——那就是“供求律”。人在这一切里头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也許会发生麻煩，环境沉重的压在个人身上——也許会把他压垮——可是小麦总得运出去給老百姓吃，这可跟小麦会成長起来一样的避免不了。’”①

在这里，你簡直想要指責諾里斯那种过份的写实主义②。讀者又何必关心何芬的那只食櫥是正方的还是長方的？裝着鉄紗門还是蒙着蚊帳紗？挂在那櫨树的树枝上还是那馬房的屋梁上？一句話，又何必去关心到底何芬有沒有食櫥呢？③所謂“簡直想要指責”他，这是有意这样說的。其实，我們不能指

① 見本書第二部第八章第 610 到 611 頁。

② 此处是指諾里斯的那种自然主义的瑣屑描写。

③ 何芬为書中的一个佃农，这段食櫥的描写在第一部第一章第 18 頁。

責他。这是供狀，也是投降。事实对我们不利。他获得了成績，天大的成績。別管什么写实主义、无关紧要的細節、瑣瑣屑屑的描写、何芬的食櫥那一套吧。直截了当的說吧，不管是弗蘭克·諾里斯，还是任何別人，都不可能用別的手法来处理那辽闊广大的圣华基恩河流域，以及那条神通广大的鯨魚。成績怎么样呢？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获得成績，只有象他那样，把画笔蘸着太阳光，才能画出这样巨大的画来。

况且他给我们的还不仅是写实主义的描写呢。請听吧：

周而复始的季节循环，象个巨大的鐘摆似的摆来摆去。①

跟着，隔着这农庄那平坦的田地，他听见那機車拉着汽笛，声音很輕，拖得很長，看来就要到波恩維尔了。它飞也似的往前开，隔不了一会儿，碰到道口，急轉弯的地方或者棧桥，一次接一次的拉着汽笛。这一声声兆头不妙的声音，象粗厉的咆哮，帶着恫吓和挑战的意味。于是普瑞斯萊在想象里又猛的看到这头飞奔的怪兽，这鋼鐵鑄成的、吐着蒸汽的怪物，一盞头灯，活象那巨人的独眼，紅彤彤的，从天边飛馳到天边。可是他如今还看出，它是一股巨大的势力的象征，又龐大又可怕，使整个流域响遍了它那巨雷般的回声，在經過的道路上留下鮮血和死亡；看出这是一条大龙，伸出鋼鐵的触手，直鑽进土壤，这是一

① 見本書第二部第三章第 413 頁。

股沒有靈魂的暴力，鉄石心腸的勢力，是一頭怪獸，一個巨人，一條鯁魚。^①

一萬英畝小麥，一眼望出去全是小麥，這幕不假遮掩的、冷酷无情的景象，叫她不由得有點兒震驚。……這景象多少有點兒不成體統，這人类的食糧，原生的力量，基本的熱能，在這兒陽光里起伏翻騰，象一個洪荒時代的巨人，攤手攤腳的躺在地上，不知道身上是赤條條的。^②

在這遼闊廣大的聖華基恩河流域的每一處地方，在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還有成千累万台聯犁在翻地，上萬片犁鏵深深的刺進那暖烘烘、濕漉漉的土壤。

大地仿佛正在气喘吁吁的盼望着这久久的爱撫，那是多么强健有力，富有男性风味啊。无数鉄手象巨人似的把大地摟在怀里，紧揪住大地那暖烘烘的棕色肌肤，这种毛手毛脚的追求方式，粗暴得簡直象强奸，剧烈得近于粗野，叫大地起了共鳴，热情如火，渾身哆嗦。那里，在陽光下，在万里无云、光輝燦爛的天空下，這場追求那巨人的好戏開場了，这是势不可当的原始的情欲，這兩股世界性的力量，最原始的男性和女性，象兩個巨人似的摟在一起，怀着一股无限大的欲望，又可怕又神聖，无法无天，狂放不羈，又野蠻，又自然，又崇高，他們給这欲望

① 見本書第一部第一章第 57 頁。

② 見本書第一部第二章第 67 頁。

折磨得痛苦万分，彼此揪住了不肯放手。^①

鱈魚一書里有不少男人，也有不少女人，其中有一个最了不起的，我們不得不在这里順便提一提——那就是安尼克斯特。安尼克斯特簡直粗魯到強橫的地步，講話直爽，見解固執，絕對不想依靠別人，只凭自己單干；脾氣倔強，性子火爆，拚命喜歡工作，大家都痛恨他，可是大家都信任他；頑固執拗，脾氣暴躁，害怕“女人家”，真是有趣——這就是安尼克斯特。他是值得結識的。諾里斯用萬分巧妙的辦法使這個人物具有了蓬勃的生氣，因此他的死亡叫我們大為震驚，那是小說中人物的死亡難得做到的。奧斯特曼把腦袋枕在胳膊上，象一個精疲力竭的人那樣睡着了，台拉奈不假思索的從那血戰的場合中爬出去，鑽進那茂盛的麥田去死；可是我們首先是為了安尼克斯特而掉眼淚，他倒在地上，就此一動也不動，立時送了命。^②一個富有生命力的人死啦。

啊，摩命和麥克梯格^③兩書所引起人們的對作者的期望，在這本書里實現了。我們还有什么奢望呢？可是我們還只看到了這三部曲的第一部。“小麥史詩”是一部非同小可的著作。

① 見本書第一部第四章第138到139頁。

② 這些人是在一場械鬥中身死的，那是全書的高潮，見第二部第六章末。

③ 兩書都是諾里斯的早期作品，摩命全名為萊蒂夫人號的摩命（“Moran of the Lady Letty”），出版於一八九八年，是一部冒險小說。麥克梯格（“McTeague”）出版於一八九九年，寫舊金山的小市民生活，是一部優秀的自然主義小說。

鯨魚叫我們滿意了，我們就可以高兴的期待着深淵和豺狼①。
这一回我們可不用怀疑啦。

① 兩書為“小麦史詩”的第二和第三部。諾里斯于一九〇二年患盲腸炎，不幸病故。遺稿深淵于第二年出版，又轟動全國。豺狼不及動筆，只字未寫。

獻 給
我的妻

—— 敬 啟

上海中華書局

1934年12月

“小麦史詩”三部曲將包括下列几部小說：

鱈魚，一个加利福尼亞的故事

深淵，一个芝加哥的故事

豺狼，一个欧洲的故事

这几部小說虽然自成一套，彼此之間却无联系，除了关于美国小麦的(1)生产、(2)分配、(3)消費以外。三部曲完成后，將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写一批小麦作物，从麦子在加利福尼亞州下种的时候写起，直写到做成了面包，在西欧一个村子里供人消費为止。

第一部小說，鱈魚，写小麦种植者和鉄路托辣斯之間的斗争；第二部，深淵，將是写芝加哥小麦交易所一笔“交易”的虛構故事；第三部，豺狼，也許將以旧大陆一个村落的飢荒获得救济为中心題材。

弗·諾

新澤西州罗塞尔

1900年12月15日

鯨

魚